

■王国梁

向一粒种子致敬

春天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无限希望。母亲计划在菜园里种点小葱，葱籽已经备好，小小的一包。我拿起一粒葱籽，端详起来；黑黑的，硬硬的，看上去比黑芝麻粒大不了多少，很不起眼的样子。

可是，我知道种子的力量是神奇的。一粒小小的葱籽，撒在变暖的土地里面，被春风暖阳唤醒，便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我很想在这个春天，向一粒种子致敬。

春天里，没有什么比一粒种子更敏锐和强悍的了。一粒种子，浓缩了春天的精华。春天引领着种子开启新的历程，种子也引领着春天走向繁荣。一粒种子引导着春天一步步变得葱茏，一步步走向深处。一粒种子最能彰显春天的完整历程，初春破土，盛春滋长，暮春葱茏，它把自己的一生写进春天。当然，有些种子在春天播下，而在秋天收获，这样的种子生命历程更长，它们是季节的代言人，是时光的记录者。

季节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，一粒种子都能感知到。冰河什么时候解冻，春风什

么时候到了柳梢头，土地里的小虫子什么时候开始呼唤同伴，寒意深深的山林什么时候露出温和的笑意。一粒种子最敏感，从它被撒入泥土那一刻，它便与大自然建立了最亲密的联系。一粒种子有自己的秘密，那些秘密，它只向土地吐露。春天是生机盎然的季节，世上所有的生灵都在极力刷存在感，生怕被季节忽略掉，而一粒种子是低调、谦逊的，它不刻意张扬，也不拼命争抢，而是在默默积蓄能量。

一粒种子之所以让我肃然起敬，还因为它“给点阳光就灿烂”。敏锐的种子，感知到恰好的温度和湿度，便会生根发芽，正式开始它“波澜壮阔”的一生。只需一股来自土地深处的暖流，只需一缕温和煦暖的春风，只需一场朦胧诗意的细雨，种子便会冲破桎梏，破土而出。

那样微小的一粒种子，却有着惊人的力量。它在土地上快乐地生长着，向蓝天招招手，向大地点点头，跟路过的蜂蝶打个招呼，跟身旁的虫儿窃窃私语。它聆听春风的歌唱，细嗅春雨的芬芳。万物和

谐，生灵美好。一粒在阳光雨露中生长出来的种子是幸福的，而且它将幸福地长大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当初的小苗越长越大。一粒种子长成了植株，比种子本身大千万倍。我还见过很多种子的一生，可以用灿烂辉煌来形容。比如说冬瓜、西瓜这类的种子，它们结出的果实硕大无比。那么渺小的种子却有着如此惊人的创造力，怎能不让人佩服？

我记忆中一直有非常深刻的一幕：麦收或者秋收之后，我的父亲坐在新收的庄稼、瓜果旁边，长久地凝望着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有一次，他兴奋地对我说：“种下去那么一点种子，却收获了这么多。小子，你说说，翻了多少倍？”我当然算不出来翻了多少倍，但父亲通过这样的比较，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种子的能量。每一粒种子都能让它自身的能量翻倍再翻倍，这正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。我的祖祖辈辈都依赖种子而活，他们在土地上耕耘、播种、收获。种子年年更新，人类得以代代繁衍生息。这片土地上的生灵，和谐地成为一

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种子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任何一粒种子都是了不起的。一粒种子的微小，与它生命的强大形成了强烈对比。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种子，无一例外都是小小的，可是它的生命过程和生命能量却是惊天动地的。

向一粒种子致敬！春天因为有了种子才更加丰饶，夏天延续着种子的童话，秋天是一粒种子的终点站。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一粒种子终将化为无数粒收获，完成它的使命。种子代代繁衍，生命生生不息。

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的生灵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。而芸芸众生中的你我他，何尝不是一粒种子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创造出了比生命本身更了不起的价值。每一个人，无论伟大还是平凡，都完成了生命的惊人创造。

向一粒种子致敬，向平凡而伟大的生命致敬！

■陈英

雪落有痕

雨是在午后悄然落下来的。上一场雨似乎还在半年前，母亲的小菜园早已裸露着干渴的肌肤，一畦白菜没什么精神，蔫蔫的，带着几分苦涩和尴尬。

很快，雪也跟着来了，纷纷扬扬，无声而寂寥。路旁的银杏，梧桐叶已落尽，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，像母亲手背上的青筋，刻满岁月的痕迹。唯有父亲栽的几棵桂花，依旧郁郁葱葱，想必早已习惯了这方水土的酷暑和严寒。

习茶茶具，初一杯普洱茶，这饼普洱是胖子几年前送的，近日才舍得打开。武汉的聪师数月前也送了一饼。多年已习惯于梅村的绿茶，总觉得朋友相赠的友谊，要慢慢品尝才算辜负。这样的季节，围炉煮茶，陪母亲闲坐堂屋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说话。大多时间静静听着风声、雨滴声，一种独特的安宁渐渐漫开，又如同这雪，无声地落满屋外的远丘和眼前，也似乎落进心里每一处褶皱的角落。我知道，有些平静并非来自喧嚣的欢愉或完满的拥有，而恰恰源于孤寂中的清醒，源于在这有限甚至带着病痛的躯体里，依然能凝望窗外一片雪花的轨迹，聆听远方一声隐约的鸟鸣。母亲的话题很窄，又很幽深，基本上离不开左邻右舍、不远处的小菜园和远隔的孙辈们。

起身倚着木门，与门外的萧瑟对望。这飘逝的一年，我一次次审视自己、揉碎自己，又尝试打磨和重塑自己。一年的工作平铺直叙，生活周而复始，没有丝毫波澜。在单调平静的日子里，享受闲散赋予的宁静，看看喜欢的书，写点自己想写的文字，去九华山，去米谷院子会会三五知己。有时候甚至误将这种与周遭疏离的心安当作潜心修来的境界和福报。直到生活猛地将我推入陌生凶险的激流中，才惊觉，那忐忑与惊恐，原来是一口自我囚禁的深井，窒息且望不到更广阔的天空。在人造的宁静里，狂躁中，我竟也手足无措、漫无边际地下沉了那么久。不宁、不眠的夜里，又时常听见旧我如何碎裂、新我怎般滋长的声响，清脆而又悠长。

母亲一直是平淡的，语速像她夜里匀称的鼾声。她说起幼时随外公讨饭，在某个像这样飘雪的冬日，睡在死去的

外公怀里到天亮。我知道，每年冬天，她都会说这件戳心的事情，那一刻，她和我的眼眶，都是湿润的。

每至此刻，我更加明白现在的自己和母亲比，是何等的不堪一击；曾以为的通透，不过是未经世事的脆弱；曾展现的从容，不过是未经锤炼的轻浮；曾恪守的心安，原来只是未曾涉过风浪的浅滩行走。在母亲面前，我究竟何时才算真正长大啊！

夜色彻底沉下来时，雨已停，雪似乎也小了。母亲用的是老年机，没有抖音、微信什么的，夜色稍沉，她便会洗漱上床，明天她照旧要早起，拾几根柴火去烧开水，洗洗茶杯，把一个个热水瓶装满，把堂心打扫干净。父亲在的时候，这些活都是父亲揽着，母亲一直都是幸福地躺在暖和的被窝中。

母亲眼睛不好，村里几年前在屋头架了路灯，我特地又买了个对灯笼，母亲喜欢高挂的灯笼，红红火火的喜庆，每年过年前都嘱咐我要买。亮堂堂的光，多少能减几分我们的担心。

路灯和灯笼溢出的光，照着飞舞的雪花，每一片都那么清晰，悠缓地盘旋，不慌不忙地落向未知，似乎又是注定的终点。乡村的喧嚣被滤净了，只剩下这些近乎温柔的、原始的声响。忽然觉得自己像被封存在透明琥珀里的一只小虫，隔着那层清澈而坚硬的隔膜，望着外面流动的、与我无关的人间节庆。

随手拾起竹峰先生的《雪下了一夜》，这是先生年前赠予的力作，好些时日都没读透。此刻翻起，内心仿佛被最轻的雪花触了一下，倏然轻颤，随即化开一片温凉的湿润。光晕便染开来，融进飘飞的雪中，却显得格外有分量，格外的扎实，仿佛那一小片明亮，就能稳稳托住这寒冷而无边的长夜。

先生日前说，他的《日常欢喜》即将面世，届时来池州打卡米谷院子，顺带送书于我。念及此，颇为感动、欢喜和期待。将书合起，置于案上。面对风雪，此刻的我，只关心母亲今晚睡得可曾安稳，关心案上这杯茶是否还温和如初，关心窗外那盏灯笼能否挺过这一夜风雪，关心明天清晨，雪地上会留下怎样的痕迹。

鸡汤老王

旧同事老王年轻时喜欢“读书”，最喜欢读的是当年风靡全国的几本鸡汤杂志。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，当时的小王已经开始赚外快。他在老乡组建的一个草台装修队里客串电工，业余时间帮忙走线，50元一天。小王没有学过电工，遇到难题临时翻书，相当于在游泳中学会游泳，如今叫作“干中学”。这是许多鸡汤成功学大力提倡的，美其名曰“先抓住机会”。牵错电线很危险，他和客户都冒着很大风险，小王曾被电打到过几次，好在没出大事。客户们不知情，都以为他是资深电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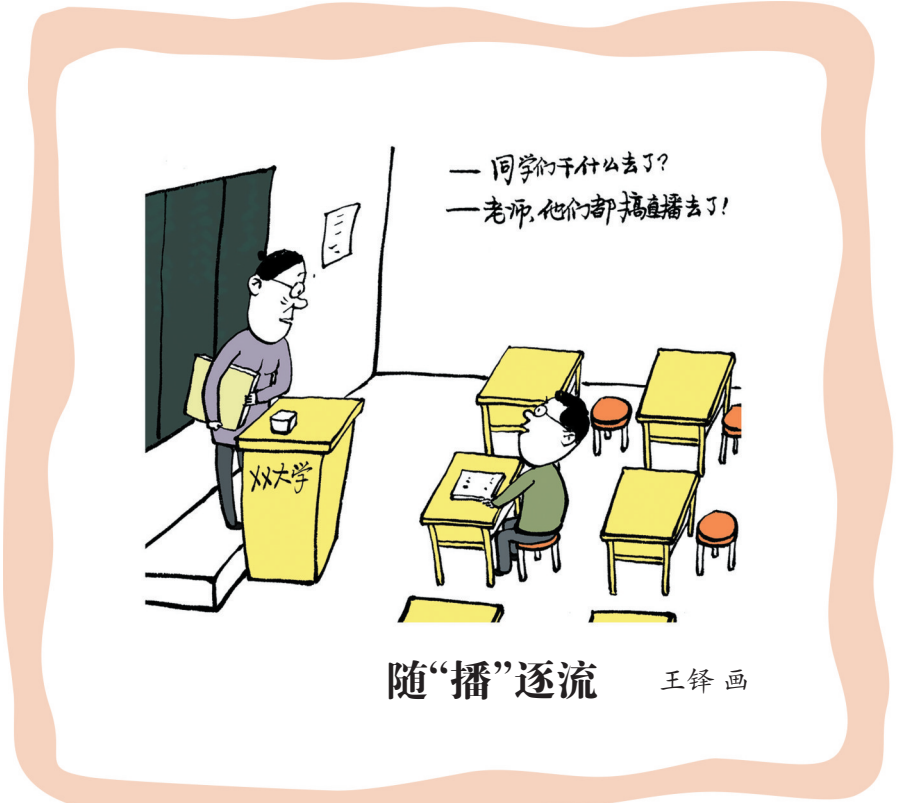
2001年，眼见公司每况愈下，小王主动辞职求生，通过老乡关系去东莞打工。他是通过自学，却有一定的绘画天赋，也是通过自学，掌握了一箱高仿“设计”。去箱包市场转几圈，流行的几个款式就了然于心，回来照葫芦画瓢，八九不离十。小作坊里的“设计师”还得兼职工人，小王动手能力也还行，亲手制作出不少“世界名牌”。靠着这项手艺，小王在广东多个城市漂了十余年，后来北上去了河北白沟干过两年，再后来去了义乌。

小王勤劳敢干，按说人到中年以后应该积累了一些财富，然而造化弄人，几场大病下来，财富大部分送进了医院。

之所以会得大病，一是因为早年拼得凶，经常加班加点熬夜；二是因为下班后总和同事、老乡去喝大酒。宵夜摊食材、食用油可能有问题，喝的白酒质量也不太好，加之席间几个“老烟枪”喷云吐雾，日久天长，可想而知滋养出了多种疾病。

奋斗半生的老王终于干不动了，于是返乡休养。近年来，我大幅减少了社交活动，极少参加红白喜事。活到这把年纪，我感觉没怎么享受过人脉福利，可有无可的交际就免了吧。老王得知后大不以为然，他说咱们是熟人社会，再怎么也不能断了社交，他每个月红包支出一千多元，这已经比以前少多了。从前老王的确通过亲友关系获得了一些务工机会，可是如今他基本已经被“去劳动力”化，他比我小几岁，退休尚有一好几年。

回顾老王的大半生，他一直很努力，做到了“鸡汤文”里的大多数“条文”，可是结局并不好。窃以为他可能对自然科学少了一点关注，比如医学。人是一个生命体，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”这句话并没有过时。老王一直给自己打鸡血，却没有重视可持续发展，刚刚干过半年就停摆了，而且消耗掉了之前积累的财富，到头来只能让人一声叹息。



■葛鑫

灯火千年

灯火，原本是指照明器具燃烧发出的光芒。从字面意义上来说，“火”是燃烧的本体，“灯”是承载火的器具，灯火这个词，饱含着人类从远古到现在对光明的追寻与创造。

灯火，读起来感觉不仅古老而且还很温暖，不光能让人感受到光亮，更像是人心中埋着的一抹温柔。古往今来，它穿过那么多年月，成了古诗词里怎么也绕不开的景致。在或明或暗的灯火下，照亮着诗人的悲和喜、聚和散，也照亮了他们的家国情怀和对人生起落的种种感慨。

关于灯火，我们可以上溯到《诗经》，甚至更早。在《诗经》里，还没有明写灯火这个词，但它所记录的“夜如何其？夜未央，庭燎之光”，字里行间忽隐忽现的不就是灯火吗？那“庭燎之光”，不单单写了家里的光亮，还写出了离家人心里的那份惦念与无奈，更写出了一种孤单的坚守，是长夜里不肯熄灭的等待。夜深了，一切都非常安静，只有那一跳一跳的火光在陪伴着他们，也是他

■赵悠燕

们心中唯一的安慰。灯火照着的，不仅是回家的路，也是一种期待、一种对家的渴望。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，大概都曾这样的灯火里，看到过自己的影子。

而到了白居易的笔下，灯火却跳跃出了热闹和繁华的样子。“灯火万家城四畔，星河一道市中央。”浅浅淡淡的几笔，却把我们引领到那个被灯火点亮的都城，在那里，灯火映照的是繁华的市集，是响亮的叫卖声、是人头攒动的喧嚣。这时的灯火，已不单单能给夜晚照明，它虽然无语，却好像说了好多，它一呈现着市井的美好，它既点亮了街巷，也点亮了人心，让穿梭在世间的的人都看到了万家灯火的守候，觉得有了盼头、有了暖意。

可是，在辛弃疾的笔下，灯火却更显大气，字里行间多了一层开阔和壮美。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”在他眼里，灯火是诗意的、浪漫的，它们不再是豆大的个体，而是像满天的星星、像千树的火花，他把灯火铺陈成

地步。每年五月至七月，渔民的船星夜捕鱼。马面鱼有昼夜垂直洄游的特性，白天起浮水域中层，晚上贴近海底。渔民根据其特性选择性下网，渔获多的时候，一网能有好几十吨。渔民们担心渔网被挤爆，常常见好就收。

当渔船归来，全村妇女拥到码头，挑起满箩筐的马面鱼，肩上的担子压得她们的脚步踉踉跄跄。女人们围上防水围兜，套上防水袖套，脚上穿着胶鞋，开启了给马面鱼改变容颜的日夜。她们用剪刀沿着鱼鳃中间剪一条长口，用手将粗糙如砂纸般的鱼面撕下来。那些去头剥皮的马面鱼，全然换了容颜，变得粉嫩丰腴，仿佛时光倒流，一下子成了美少女。它们堆在操作台上，洁白如玉，洁净如新，闪着干净的光泽。

新鲜的马面鱼，皮和肉紧紧粘在一起，坚韧而又顽固，剥离难度较大，那种剥离的程度和手劲仿佛是种刑罚。多年的加工，慢慢让她们摸索出了经验——新鲜的马面鱼先用水洗净，用剪刀将鱼鳍剪下，从肛门处顺着腹部剪开口子，再用手撕下外皮。

如果是带回家吃，就没那么讲究

一片灿烂的夜景，他用文字描写着元宵节灯会的盛况，却也悄悄藏着他内心那种既热闹又寂寞的感慨。灯火在这儿，一边是赞美，一边是叹息。他一边叹时光匆匆，叹人生苦短，另一方面，因为有了灯火，他赞叹人生是唯美的、凄艳的。

杜牧眼中的灯火，多了一层薄薄的哀愁。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”在那样安静清凉的秋夜，灯火越发显得寂寞，与其说照亮世界，不如说是陪伴着诗人。而寂寥烛火的陪伴，却让人越发感到孤单。它洒满了空荡荡的房间，却无法温暖一颗孤单寂寞的心。那微微晃动的烛光，让夜色变得更加清冷，甚至还晕染成满屋子的忧伤。那孤单也好像不再只是一个人的，而是大家的，但凡在深夜守候的人，都能体会到那种感受。

到了李商隐笔下，灯火又是另一种味道。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此时的灯火，隐隐映照的是他和妻子的温情，烛火将他们两个人的心紧紧缠绕在一起。我们透过文字，好像看到

看星星的人

暑假临近尾声，署托班老师传来反馈，提到女儿握笔姿势不够规范，数学也在班上暂时落后，40以内的加减法错了好几处，而别的孩子已能熟练计算100以内的加减法了。对此，爸爸和奶奶难免焦虑，甚至感叹孩子“不是读书的料”。而我却始终觉得女儿资质聪颖、心地善良、幽默可爱。作为父母，与其拔苗助长，不如从容守望，静待花开。

休息日，爸爸安排她背诵古诗、练习算数；而我则常带她做一些看似浪费时间的小事，比如洗完头，披着半干的头发，骑车带她去风中漫游；比如忙里偷闲，泡一壶白茶，配几块点心，对坐着慢慢品尝；又或者寻一处安静无名的角落，一起与草木合影，听自然低语……

今晚，我便带她去湿地公园看星星。公园里人影绰绰，小小的蹦床格外热闹。我看见她在几个大孩子中间蹦跳着，努力保持身体的平衡。整整五分钟，她没有一次跟跑出局。玩累了，喝点水，我们便牵着手沿小径散步。

没过多久，她说想上厕所。我答：“妈妈也不清楚具体位置，得查一下导航。”她却语气肯定：“我知道，爸爸之前带我去过。”果然，在她的引领下，我们很快找到了地方。我自然没有吝啬，对她的方向感一通夸奖，对于路痴的我来说，这的确值得称赞。

后来我们并肩坐在路边的长椅上，看着星星。我问她是否听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，她说在故事机里听过。我们又找到了那把熟悉的“勺子”——北斗七星，顺便讨论了月球能否传声、地球的大气层又有什么作用……话题像星光一样散开，宁静而愉快。

暑假临近尾声，署托班老师传来反馈，提到女儿握笔姿势不够规范，数学也在班上暂时落后，40以内的加减法错了好几处，而别的孩子已能熟练计算100以内的加减法了。对此，爸爸和奶奶难免焦虑，甚至感叹孩子“不是读书的料”。而我却始终觉得女儿资质聪颖、心地善良、幽默可爱。作为父母，与其拔苗助长，不如从容守望，静待花开。

休息日，爸爸安排她背诵古诗、练习算数；而我则常带她做一些看似浪费时间的小事，比如洗完头，披着半干的头发，骑车带她去风中漫游；比如忙里偷闲，泡一壶白茶，配几块点心，对坐着慢慢品尝；又或者寻一处安静无名的角落，一起与草木合影，听自然低语……

今晚，我便带她去湿地公园看星星。

公园里人影绰绰，小小的蹦床格外热闹。我看见她在几个大孩子中间蹦跳着，努力保持身体的平衡。整整五分钟，她没有一次跟跑出局。玩累了，喝点水，我们便牵着手沿小径散步。

没过多久，她说想上厕所。我答：“妈妈也不清楚具体位置，得查一下导航。”她却语气肯定：“我知道，爸爸之前带我去过。”果然，在她的引领下，我们很快找到了地方。我自然没有吝啬，对她的方向感一通夸奖，对于路痴的我来说，这的确值得称赞。

后来我们并肩坐在路边的长椅上，看着星星。我问她是否听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，她说在故事机里听过。我们又找到了那把熟悉的“勺子”——北斗七星，顺便讨论了月球能否传声、地球的大气层又有什么作用……话题像星光一样散开，宁静而愉快。

这时，身旁的路灯忽然熄灭，夜空霎时间明亮起来。除了牛郎织女星和北斗七星，无数不知名的星子也浮现出来，银河淡淡地横贯天际。我说：“你看，没有光的地方，星星就更清晰啦！”话音未落，路灯又重新亮起。女儿仰头望着，忽然问：“路灯亮了，星星就变暗了。那为什么路灯不能一直关着

呢？”我摸摸她的头回答：“公园里的灯，是为了方便散步的人，而不是方便看星星的人，下次妈妈带你去一个没有灯光的地方，看一整夜星星。”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充满了期待。

准备回家时，她忽然指着天空问：“妈妈，月亮的位置是不是变了？”我点点头：“是呀，因为地球一直在转动。”她立刻追问：“那地球转的时候，外面的大气层也会跟着一起转吗？”我一下子被问住了，却忍不住笑起来：“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。我们回家一起查查好吗？”回家路上，我们骑着车，哼着歌，晚风温柔地拂过耳边。

我希望她将来回忆起童年时，应当有一些像这样松弛而明亮的片段，就像我的童年记忆里，暑假就是暑假——是母亲给冰箱除霜时，递给我几块从冰柜铲下的碎冰，踩在脚下透心凉；是午后三四点钟，吃着母亲手作的小点心，躲在墙角阴凉处纳凉；是和伙伴赤脚淌过溪涧，弯腰摸河蚌；是夜晚和姐姐在阳台看流星，淘气地用绳子系住彼此的脚踝，让人寸步难行；也是独自坐在山间凉亭，看棉花糖似的云朵悠悠徜徉……

在我成年之后，这些看似琐碎而无用的时刻，竟成了我对抗枯燥生活的一把利器。依靠这些细微的确幸，我努力让自己不至于沉没于乏味的日常，也幸运地遇见了一些同样愿意为一片云、一棵树驻足的朋友。

我们总是期待孩子拥有出众的表达、清晰的逻辑、自主学习的能力，掌握外语、擅长乐器……于是他们辗转于各类课程之间，背负期望，奔波不休，渐渐习以为常。然而我们有时却忘了，在漫长的人生路上，最重要的或许是一拥有让自己幸福的能力。

就如同夜晚的星空，那么多星星啊，在浩瀚的宇宙中坚守自己位置，各自熠熠生辉即可，何必一定要拥有名字呢？

亲爱的女儿，你可以选择成为天际一颗无名无姓的小星星，也可以选择做地球上一个普普通通看星星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愿你的世界永远有星光，有清风，有自由，也有爱。

有了情人共同举起剪刀，剪掉蜡烛上面燃尽的捻子，又好像看到了剪掉捻子后突然间明亮起来的灯火，甚至好像还听到了他们的情话。然而，当一切安静下来，他一个人在对着烛光，心里除了回忆，更多的却是不知何时再相见的怅然。

照亮古诗词的灯火还有许多，这些灯火留给世间的也不只是光亮和温暖，还有颜真卿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”里读书人的挑灯夜读，有辛弃疾“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中的浪漫感悟……

如今，在现代化的生活中，到处灯火通明。可是，古诗词里的灯火，却一直在泛黄的书页间安静地亮着。它不言不语，却陪着我们走过了漫漫长夜；它不那么热烈，却足以温暖我们的心。

我们或许永远都需要这样的灯火，能让我们暂时停下脚步，看一看自己的影子。让那从古亮到今的灯火，也安静地，照一照我们前行的路。

等在渔场的过鲜船收购，卖到水产冷冻厂进行加工。它的地位一下子提高，曾经的低档鱼成了高档海鲜。低廉货成为抢手货，这是令很多人甚至马面鱼自己都料想不到的结果。

马面鱼价格的日渐上涨，令更多的人家选择把它们晒着后收藏起来。在漫长的禁渔期，吃惯了海鱼的人们把鱼鲞拿出来蒸熟。冒着热烟的马面鱼鲞泛着油亮光泽，富有嚼劲，一下子熨帖了人们的胃。那股海洋里飘来的熟悉海风，似乎正从蒸腾的热气里袅袅渗出，令人沉醉。他们觉得自己骨子里已经融入了海的气息，以及舌尖上的海味，这辈子，无法脱离。

马面鱼属于杂食性鱼类，通常会在底层和中下层海域中成群结队地觅食。这些鱼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摄取软体动物、底栖蠕虫类、珊瑚虫以及高等植物碎屑等。在海底潜过水的人说，马面鱼犹如人类一样睡觉，它们用嘴叼住一枚海藻叶子，将身子固定在海藻上，为的是防止入睡时被海底的水流冲走。

当然，马面鱼的宿命，注定是一条要被剥皮的鱼。